

爾斯泰爾著

郭沫若譯

戰爭與和平

第二

白冊



戰爭與和平

託爾斯泰原著 郭沫若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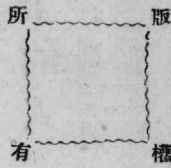
Leo Tolstoi

War and Peace

第二分冊

光明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月新刊



戰爭與和平 第二分冊

定價大洋九角

原著者 託爾斯泰

譯者 郭沫若

發行者 王澄
上海福州路二八五號

印刷者 光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百八十五號

光明書局

門市部 福州路二六七號 分銷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第三編

1.

瓦西黎公爵是並沒有甚麼深謀遠慮的人。爲圖自己的利益而要害人的想法，更是沒有。他只是一個出了世的人，他在世間上成了功，便始終想保存着自己的地位。種種的計畫和打算不斷地在他的心中籌畫着，由周圍的情形與同他所遇着的人物們提供出來，而他從不會明白地意識到，雖然那些正是構成着他的生活與會之全部。像這樣的計畫和打算，他不是專有一個或兩個，而是同時具有幾打，其中有些剛好在發芽，有些已經達到目的，有些是歸於無效了。他是決不這樣作想的，例如說：“那個人有權勢，我定要和他結交，得到信用，以便得到資緣”；又如，“現在弼魯是一位富豪，我

定要把女兒嫁給他，好得到我所需要的四萬盧布。”但是有權力的人一遇着他，他的本能立地向自己說道這人是有用處的，於是瓦西黎便和他成為朋友，在最初的機會上是由於本能，而不是有事前的考慮，他那樣便向那人巴結，親密了起來，再告訴那人以自己的所望。

弼魯在莫斯科是近在手邊的，瓦西黎公爵爲他營謀了一個宮廷朝奉底位置，這個位置在當時是等於樞密顧問，他主張弼魯該和他同道往比得堡去，就居停在他的家裏。並沒有顯明的企圖，然而也有當得如此的毫不躊躇的自信，瓦西黎公爵盡力在編配着，使弼魯娶他的女兒。假如瓦西黎公爵在事前對於自己的計畫加以熟慮，在他的態度上不能有這樣的自然，不能夠不問地位之高低便那樣直切地和每個人都發生親密的關係。有甚麼東西始終把他牽引到比自己更富更強的人，他賦有一種罕有的本能，善於把捉着可以乃至能夠利用這種人的機會。

弼魯因爲不意之間成了富豪，且成了貝穌雪夫伯爵，以前的無聊而閑散的生活，一變而爲十分的繁忙，除掉在晚上睡在床上之外，沒有一個人靜處的時候。他要在文件上簽字，要和各官接頭，而那些官廳之性質他

是並不十分明白的，要諮詢他的總管事，要查看莫斯科附近的財產，要接見許多的人物，那些人物在前並沒心腸注意到過他的存在，而在現在如他不高興見他們時，他們便要生氣或者悲觀。舉凡這些各色的人物，事務家，親戚，故舊，對於這位年青的繼承者都一樣地親切而優待。他們都明白地毫不躊躇地認定着弼魯有高華的性質。他是時常聽着這樣的話，“以你那分外仁慈的天質；”或是，“想到你那高貴的心情；”“伯爵，你自己是這樣地純潔……”或是，“假如他是像你這樣的聰明，”諸如此類，使弼魯才在認真地相信着自己是特別的謙和，自己有特別的本領，他實際是十分的謙和而有十分的本領，這在前在他深心中是始終自己覺得的。就是從前曾經唾棄他顯然對他有敵意的人，也親善而和睦起來了。素來有壞脾氣的最年長的那位公爵小姐，有長的腰身和膠貼着的頭髮像一個玩偶人的，在喪事之後，走進過弼魯底居室。把眼睛俯視着，把臉紅了又紅，她說在他們之間有了誤解發生，她是異常後悔，又說她現在覺得沒有權利來請求他甚麼，只是希望允許她在她受着了這場打擊之後，在她所十分愛好又曾經犧牲過很多力量的這座家屋中再住幾個禮拜。她自己不能夠

自持，在說這些話時竟流出了眼淚。看見這樣塑像般的小姐如此改變了，弼魯深受感動，便握着她的手告罪，雖然他並不能夠說出究竟有何罪可告。自從那天起，小姐便在替弼魯編打絲的領帶，她把對他的態度完全改變了。

“小兄弟，請看到我的分上把這件事情照準罷；總之，她爲令先君是很受了好些折磨來的”，瓦西黎公爵對他說，一面呈出一種文件是爲小姐底利益的，要求他署名。瓦西黎公爵想到這張三萬盧布底支票可以把那可憐的小姐買贖起來，免得她在閑談中漏洩了他所關係過的那嵌工的提包底一件。弼魯署了名，從那時候起小姐更加賢惠起來。兩位年青的妹子也一樣地親睦，尤其是那最年青的一位，那有黑痣的美貌的一位，她一看見弼魯便要微笑而且有些失措，每每使弼魯老是不好意思。

每個都要喜歡他，在弼魯看來是很自然的，假如有人不喜歡他，在他看來倒反是不自然，是始終相信着他周圍的人是以真情相待的。再者，他也沒有時候來疑他們的真與不真。他從沒有一刻的閑暇，始終都是在溫和的舒適的陶醉狀態中。他覺得他好像是某種重要的

公共的業務之中心，覺得有些甚麼時常是在期待着他的；覺得他如不做這樣或者那樣，他會傷及許多的人而使他們失望，但是假如他是做了這樣或那樣，大家便會好起來，凡是期待着的事情他都照辦，但是幸福的結果仍然在未來中牽延。

在這些初期，瓦西黎公爵比其餘的人是更多把弼魯底事務和弼魯自身支配着的。自從貝穌雪夫伯爵死後，他便不曾把弼魯放鬆手。瓦西黎公爵帶着一種神情，就好像在說自己是事務太多，已弄得筋疲力盡的人，但不忍便完全把這位可憐的孩子，他自己的朋友之子息，之承繼者，委棄在這樣大的財產中，任他去受運命和惡黨們之翻弄。在貝穌雪夫死後他停在莫斯科的幾天，他招呼弼魯到自己身旁來，或則親自去會弼魯，指示他該怎樣怎樣去做，用着疲倦而有自信的聲調，好像始終在說：“你知道我實在是忙不過來的，我要來關照你完全是出於同情，並且你也很該知道我所告訴你的是唯一的容易見諸實行的方法。”

“好的，小兄弟，我們明天終得動身了”，有一天他把眼睛閉着，把手指在肘上敲彈着說，說得就好像在他們之間是老早決定了的事情，無法再作別議的一樣。

“明天我們動身罷；我要讓你和我同坐馬車，我是很快興的。我們在這兒的要務都已經停當了。我是老早就應該回去的了。國務院長給我寄了這樣一封信來。我把你的事情拜託了他，你被編入了外交界，任命爲侍從武官。現在在你的前途有外交官的履歷開陳着了。”

儘管是受着了說出這些話時所用的那種疲倦而有自信的聲調之所生出的影響，那始終籌思着自己的前途的弼魯想要提出反對意見。但是瓦西黎公爵用着沈抑的低音把他的抗議插斷了，那聲音使他自己的談吐全無抵抗的可能；這是他在說服人時準備在那兒的最後的手段。

“但是呢，小兄弟，我這樣是爲我自己，爲滿足我自己的良心，你是用不着向我多謝的。沒人曾經吐訴過這樣的不平，說自己是被人太愛過餘了；再者你是儘可隨意的，事情如不合意，你明天便可以把它拋掉。你自己到比得堡去探看一下罷。現在是很好的機會讓你離開目前這些慘淡的印象了。”瓦西黎太息了一下。“小兄弟，事情就這樣決定了。讓我的跟隨人坐在你的馬車上罷。啊，是的，我幾乎忘記了”，瓦西黎公爵又加上一句。“小兄弟，你要曉得，我同你令尊還稍稍有點賬項咧，從

立亞山領地中我曾經領受過一些東西，我要把它保留起來；你現在是用不住的啦。我們隨後再清算罷。”

瓦西黎公爵所說的“從立亞山領地曾經領受過的一些”是幾千盧布的人頭稅，這一筆款項他想留在自己的手裏。

在比得堡，弼魯也是受着親熱和體恤之同樣的雰圍氣所包圍，就如在莫斯科一樣。他不能辭掉瓦西黎公爵爲他所營謀的位置，或者甯可說是虛銜（因爲他並沒有做事），交遊，宴會，與社會上的聚集多到異常，使弼魯比在莫斯科更要意識着茫然的感覺，意識着繁忙，意識着始終有在接近着而又永不曾實現的某種未來的幸福之不斷的展示。

舊時的未婚者之交遊中留在比得堡的沒有幾個人。親衛軍已經出征，多羅柯夫已經剝奪了官職；昂訥多爾入了軍籍到地方上的軍營裏去了；安德雷公爵在外國；因此弼魯沒有機會來作往時他所喜歡的那種夜間的消遣，也不能夠和年長於他爲他所敬仰的人作親密的談話。他所有的時間都是消費於晚餐與跳舞會，或是在瓦西黎公爵家中陪伴着那肥胖的公爵夫人與同他們的女公子鶴蓮美人。

安娜·瓠樂娛娜·先勒和它的任何人一樣，在社交場中對於弼魯的態度也改變了。

在以前的時日，弼魯在安娜面前總覺得自己說的話不妥當，不巧妙，不合時宜；在自己心中以為是聰明的話頭一說出口來便成了笨話；而喜坡里特底極無聊的話語反受人歡迎覺得是伶俐而可愛。現在舉凡他所說的甚麼都“是滿快心的”了。安娜雖然沒有說出口來，他看到她是想這樣說的，所以不肯說出只是為顧到他的謙遜。

在1805年之冬初，弼魯接受到安娜所慣用的桃紅色的一通請帖，其中有這樣的話：“你會遇着那美貌的鶴蓮是在我的家裏，她是誰也不能看厭的。”

在讀到那一節文字時，弼魯才第一次感覺到在他自己和鶴蓮之間好像有甚麼關係，為其它的人所已經公認，這個觀念立刻使他生出警惕，就好像是自己所不能勝任的一種義務落到了肩頭，而同時又像是一種愉快的提示使他開心。

先勒底夜會和她前回的一次相似，只是她所準備來款待來客的新鮮的珍品在這回的不是摩特瑪子爵，而是才從柏林回來的一位外交官，帶着的消息是皇帝

亞力山德在坡遲丹牟駐蹕的情形，俄皇和普王結下鞏固的聯盟，要維持正義，與敵人誓不兩立。弼魯受着安娜歡迎，安娜帶着一種哀戚底情相，所表示的顯然是對於弼魯新遭父喪的同情（每個人對於弼魯都覺得他新遭父喪是十分哀戚，其實弼魯連他父親底面孔都是不很熟悉的。）安娜底戚容顯然和她說到皇太后陛下時所帶着的那種莊嚴的戚容是完全一樣的。弼魯感覺着受了尊寵。安娜用着她平常的手腕把客人們安配在寅賓室中。瓦西黎公爵和幾位將軍所參集着的人數多的一羣得到和外交官接談的便宜。弼魯滿是想來參加這一羣的，但是安娜，她的興奮着的心境就像戰場上的一位將軍，有種種高妙的計畫一時湧上心來而尚未能按步就班地一一實現時的一樣，她看見了弼魯，便把手指在他的袖口上按了一下：“等一會罷，今晚有別的事情求你。”

她回頭去看到鶴蓮，向她微笑。

“鶴蓮姑娘，今晚要請你關照我可憐的伯母啦，她是很讚美你的。請去陪她十來分鐘罷。你是不會感覺得太沒趣的，我親愛的伯爵在這兒，他一定不會拒絕，是要跟着你來的。”

美人向着那年老的伯母走去；但是安娜仍然把弼魯按勒着在自己身邊，帶着的神情是對於他還有甚麼最後的重要的安排。

“她真是絕代的呢，不是嗎？”她對弼魯說，指示着那從他們面前浮過的崇高的美人。“她是何等的風致呀！那麼年青的姑娘，有那麼嫻雅，那麼完璧的儀止。那是由本心發出的。把她贏得到了手的男子真可幸福呢。做她的丈夫的人在社交場中自會佔着最高的位置。可不是嗎？我只想聽聽你的意見是怎樣”，安娜讓弼魯走去了。

弼魯完全誠實地對她所問到的關於鶴蓮底容止之完美，給與了肯定的回答。假如他是曾經把鶴蓮放到念頭上來，那是他所覺察到的她的美，也是她那在社交界中有那種絕世的才能保持着不矜持的有品格的沉靜。

年老的伯母在自己所在的一隻角落裏歡迎着兩位年青的人，但顯得在焦灼着要掩藏自己對於鶴蓮之讚美，而甯表示對於安娜之恐怖。她瞥視着她的姪女，好像在問她怎麼來應付這兩位。安娜又把手指放在弼魯底衣袖上說道：“我希望你將來沒要說到安娜家裏是滿難過呢”，把鶴蓮瞥視了一下。鶴蓮微笑着，帶着的神情

似乎在說她是不允許看見她的人而有不受蠱惑的。年老的伯母咳了一下，把痰吞下去了，她用法國話來說，她看見鶴蓮是十分高興的；其次她應酬着弼魯以同樣的口調和同樣的表情。在持續着的無間斷的會談中，鶴蓮迴顧着弼魯，向他微笑，以她那明朗的的美的微笑，她是向着任何人都是這樣微笑的。弼魯對於這種微笑是已經見慣不驚，並不覺得有甚麼意義的。伯母在說到弼魯底父親，貝穌雪夫伯爵，有蒐集菸盒的嗜好，她把自己的菸盒來給他們看。公爵小姐鶴蓮要求看那嵌在菸盒上的伯母底丈夫之相片。

“或許是文訥斯底作品啦”，弼魯說，說明着當年的那位有名的工筆畫家。他向桌面弓下身去想取菸盒，一面又在傾聽着人多的一羣人中之會話。他立起身來去取，但是伯母從鶴蓮背後一直把菸盒伸出去，交遞給他。鶴蓮把身向前彎曲着迴避，微笑着把頭迴向着他。她每逢在夜會上都是那樣，穿的是時行的夜會服，胸前胸後都開口得很低。在弼魯看來始終是像大理石的她的胸部，現在和他的近視眼逼得很近，他可以辨別她的頸子和肩頭之生動着的嬌媚，他的嘴唇接近到幾乎不用埋頭便可以在她肩上親吻。他感覺到她的肉體之芳

溫，聽見她移動時的腰裏之擦響。他不是看到和衣裳融成了一體的她的大理石的美；而是看到且感覺到只是爲她的衣裳所籠罩着的她的體溫。一旦看到了這一層，他便不能再作別種的看法了，就像我們的錯覺一旦說明了便不會再錯的一樣。

“你一直到現在都不曾知道我是可愛的嗎？”鶴蓮似乎在說。“你沒看到我是一位女人嗎？是的，我是一位女人，可以屬於任何人的——也可以屬於你”，她的眼睛如是說。就在那一瞬間弼魯感覺到鶴蓮不僅是可以，而且是願意成爲自己的夫人，感覺到一定是會那樣。

他在這一瞬間很正確地覺察到了這一層，就如像他在結婚式上和她並立時所可覺察到的那樣。怎樣去實現呢？幾時呢？他可不明白，甚且不明白是否是件好事（他反是有一種感覺，覺得並不甚好），但他知道事情一定要到那樣。

弼魯把眼睛埋下，又仰視起下，努力想再和往日一樣把她看作一種遠遠地由自己離開了的有距離的美。但這層他不能辦到。就好像我們在霧中把荒原中的茅草誤認成爲了樹木，一到知道是茅草時便不能再認爲是樹木了。她是和他接近得太厲害。她已經把他支配着

了。在他和她之間沒有甚麼欄柵，有的就只是他自己的一層意志了。

“很好，我就讓你們坐在那個小小的角落裏。我看你們在那兒是很適意的”，安娜·瓠樂娛娜底聲音。弼魯大吃一驚地想思索一下自己做出了甚麼錯誤，漲紅着面孔向周圍迴顧。他自己心中所起的變化，在他看來好像甚麼人都已經知道，就和自己是知道了的一樣。稍停一會，他走到人多的一羣人去，安娜對他說：

“我聽說你在修理你比得堡的第宅啦。”（這是事實：建築師告訴他有修理的必要，弼魯也不知道有甚麼目的，便允許了把他在比得堡的宏壯的第宅加以修理。）“那是很好的，但可不要離開瓦西黎公爵府啦。有公爵那樣的人做朋友是一件好事體”，她說，一面向着瓦西黎公爵微笑。“那件事情我是曉得一點的。我可不是嗎？你的年紀還青。你要有顧問才行。你不要生氣，說我在你面前充老前輩罷。”就如一般的女人把年紀說了之後要停頓着有甚麼期待的一樣，她也停頓着了。“假如你是結了婚，那可又當別論。”她把他們兩人在一瞥之中結合在一道。弼魯沒有看鶴蓮，鶴蓮也沒有看弼魯。但是她仍然是和他接近得太厲害。

他默默地說了些甚麼，把臉紅了。

弼魯回家之後，費了好一陣都不能睡熟；他始終在籌思着他所遇着的事情。有甚麼事情呢？甚麼也沒有。只是他把握着了這個事實，便是一位女人，他從小時便認識的，當有人說到她是美貌時，他可毫無成心地回答道，“是的，她的確好看”，那樣的一位女人，他現在覺得可以爲他所有了。

“但她是愚蠢，我時常對我自己說，她是愚蠢的”，他心裏這樣想。“她在我心中所激起的感情是有點不乾淨，有點不合法。我聽人說過，她的哥哥昂訥多爾在愛她，而她也對他表示戀愛，那完全是亂倫，昂訥多爾所以送出門去的正是這個原故。她的哥哥是喜坡里特。……她的父親是瓦西黎公爵。……不高妙”，他思索着；而在他這樣反省着（這些反省沒有追索到盡頭）的同一瞬間，他又感覺着他自己在微笑，漸漸意識到又有別的一聯反省現出表面來和第一種交錯着，便是他同時在默念着她的出類拔萃，在夢想着她怎樣成爲他的夫人，她會怎樣愛他，她會怎樣完全改變，凡是關於她所聽得來的所想像到的事情都會不確。他又把她不是看成瓦西黎公爵底女兒，而是看到她那僅僅爲灰白的衣裳所